

小說月報叢刊第四十五種

校
長
(創作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長 校

集 作 創

1924

目次

校長·····	葉紹鈞(一)	
三柏院·····	許欽文(三)	
老李的慘史·····	徐志摩(三四)	6
討債·····	潘垂統(四)	5
懵懂·····	孫夢雷(六)	5
愛與憎·····	蘭爛生(六)	6

校長

叔雅放下吸了小半枝的香煙在一個盛煙灰的盒中，執起筆來似乎就覺得什麼在紙面上的樣子。可是筆尖還不會觸着紙面，手便縮住了，重又把筆夾在這檢起香煙來吸着。

凡是艱難的功課，一時解決不了的，人們總要想到這一條路去：「現在解決不了，就待日後解決罷，好在事情並不十分急促，」但是十分急促的一天終於會來的。牠既來了，艱難的程度却依然如故，於是除了麻亂地焦慮再沒有別的了。現在叔雅就是在這一種境界裏；看他黃且乾的額上顯着好些短條的皺紋，梳好的髮搔得蓬蓬的像野草一般，可知他心裏怎樣地躊躇與焦灼了。

逕直寫下去罷，寫是很容易的，可是中間有幾張實在不願意寫。若說不要寫



罷。寫這些東西的時期已經到了，又不便失信；而況終於要寫的，只是簡單不過的幾個字罷了，他却覺得比較寫一篇萬言的論文還要難，這枝筆總是不敢去觸着紙面。

在三年以前，本地一個高等小學的校長別處去了，他就接任了校長的職務。這當然不是由教育行政機關自動地敦聘的；他想了好許多的法子，借了好許多的力量，才得到這個地位。但是不失為光明的有意義的行徑，因為他要當這校長自有他的目標，乃在賺錢喫飯以外。賺錢喫飯實在不是什麼可恥可鄙的事，不過若目標專在賺錢喫飯，那就不論什麼事總只有一團糟罷了。現在叔雅家裏頗優裕，微薄的俸給差不多皮裘的一根毛，增不了多少溫暖，所以可說他全然不為賺錢喫飯的事。他的第一個目標是辦教育。他相信一個大要自己去找適宜的工作來做，而與他的興趣能力最適宜的，莫過於教育。第二個目標在他的幾個孩子他

惹這幾個孩子總該有個好的學校，而要學校弄得好，莫過於由自己的手來辦理。像這樣固然可說自私心的發展，但是要在世間尋出一些例證，如某人作某事完全爲人，不是自私（像他這樣的自私），恐怕也非常困難了。

他任職以後，豫定了一種新的方鍼，規畫了好些新的辦法。正如一艘航海的船鼓輪啟程，豫料前途有種種的佳境，有豐富的獲得，便滿心地高興起來。從事實方面看，這一種高興似乎並不是空虛的，一切都依着方鍼的指示在那裏進行。教師們空着時聚在一起，不是談談實際的教授法，便是自陳對於兒童的新的發見和了解。學生也儘是活動且聰明起來，他們自動地組織體育會從事種種的運動，編輯小新聞紙登載學校裏的事務以及自己的文字，又結合團體在學校背後的空间地上開墾，種着玉蜀黍馬鈴薯等等東西。這不是理想學校的芽兒在那里順遂地透出來麼？只須不遇到意外的殘害，抽條展葉開花結果是可以斷言的事了。

可是一天的午飯過後，回去喫飯的學生還不會來得多的時候，他無意地走到三年級教室外邊，却聽見了三個學生的談話。他還沒走到門首，所以他們料不到有人聽見。

一個帶着笑聲說：「昨天他輸了七塊錢，面孔又漲紅了，耳朵也紅，頸項也紅，眼睛水汪汪的，竟同上課發怒時一般，又是醉鬼模樣了。他摸出皮夾子……」

「你爲什麼不叫他算一算連這七塊錢的無窮期的複利息一總是多少？」又一個學生搶着說，他很感興趣地使着談諧的語調。

「他那里敢說！」第三個學生挑撥的口氣接着說。「他怕他的爹爹呢！」

「這倒不見得。」第一個學生發聲略剛勁，表示他並不怕父親，「陳先生常常到我們家裏來打牌的，我們爹爹常常同他說笑話，他輸了錢躲在預備室的角裏哭。我爲什麼不敢同他說笑話？」

「我不相信，除非待一會上課時，你直捷地問他今天到不到你們家裏打牌去。」第三個學生再作有力的挑撥。

「問就問好了，這有什麼……」

叔雅聽到這裏，胸次只覺悶鬱起來；彷彿幻夢的突然驚醒一般。平時的疑念現在明白了，原來陳先生一下課趕緊就走，是打牌去的！這就見得前途頗有點兒空虛，所謂理想學校的芽兒未必不至枯萎而死。於是憂慮的種子起始埋藏在叔雅的心裏了；他不想再聽學生的談話，却踱開去儘是沈思。

沈思的結果與沒有沈思一樣，覺得還是只作不知的好。但是已經把注意力喚起了，自然而時帶着偵察的眼光，因此便發見了意外的新事實：那個教理科的修先生和教國文的華先生漸漸染了陳先生的習性，也是一下課坐一坐也等不及，馬上就走了。而且他們正與陳先生合夥作同樣的事，在教員預備室裏時

時有零碎的「輸五塊」「贏四塊」「一副清一色」等等的音響，從他們嘴裏送出來，待叔雅走進去時，他們便寒蟬似地默着了。這就是個十分明確的證據。

叔雅躊躇再四，總覺一腔的憂慮不吐不快，並且傳染病治療得越早越好，終於請他們三個集在一起談話。他傾注十分的熱誠向他們說，不帶一點教訓與責備的意味。他說教育事業本身就是一件最有興趣的東西，要有興趣就得向牠的底裏鑽去；他說教師是人類的保護者，不單是不該有意地損害人家，更須隨時當心，不要無意中損害了人家；他又說爲孩子們的前途着想，爲自己的職務與尊嚴着想，希望改一改這一種習慣罷！他一壁說，心裏覺得酸酸的，幾乎要哭出來，他自己感動極了。

「本來是隨意玩玩的，」佟先生爲首回答，這就啓發了陳先生與華先生，他們也喃喃地說：「不錯，本來是隨意玩玩的。」

佟先生繼續說，態度與聲調都是很遜順的：「現在經先生的提撕，我們才恍然覺悟，知道這件事是不該隨意玩的。從此以後，我們再也不願意做這等不該做的事了。」

陳華兩個又喃喃地說了一些「不錯」「是這樣子」的話，彷彿教徒對着神靈的懺悔。

叔雅的眼眶裏真個有幾滴淚珠子滲出來了。他感激得不可言說，輪流地握他們三個的手，又緊，又震動；斷續地說：「日月之食，過去了依然光明。我尊敬各位先生的光明！我們合着夥兒，永遠從我們的事業裏去尋無窮的興趣罷！」

這回事情過去之後，叔雅以為偶然的病症已經治好，憂慮是用不到的了。然而事實告訴他這僅不過是一種癡想。那三位先生依然是一下課就走，上課以前總不肯早來一刻，而上課時又總是一種心不在焉的神氣。並且其餘的幾個教師

似乎也傳染了他們的性情，做什麼事只是把勁兒藏着不肯用；講書沒有從前那樣響了，討論沒有從前那樣勤了，訂正練習簿沒有從前那樣快了；坐在預備室裏，不是默默地抽着香煙，寂寞地敲着桌子。便是兩三個人集在一起，談談閒趣事，這不是疫勢正在那里蔓延開來麼？

這疫病也傳染到學生的身上了！體育會的運動只餘「踢高球」一種，因為這一椿只須由三五個高興的敷衍了場面，其餘就可以在楊柳樹下隨意談笑了。小新聞紙雖然還有得張貼出來，但是字體愈大愈潦草，遠遠望去，竟沒有什麼行款了；而又往往塗上些墨水與紅墨水的痕跡。農園裏的工作現在成爲散亂的奔跑了，他們不拿噴笛，不帶地鏟，也不看一看他們親手種下的東西。至於功課內的事，在叔雅看來，也總帶着五六分遊惰的氣息。

不快意的事情相續而來，正如波浪的疊生，使叔雅更覺得渾身是荊棘了。一

天午後，他從街上經過，遇見一個不大稔熟的朋友。很奇怪，那個人站得遠遠地，鄙夷地笑着，要想說什麼話的樣子。叔雅也只得停步，隨便問：「近來忙罷？」

「不忙。」那個人隨口回答，却悄然的聲氣續說：「你看見了今天的地方公報麼？」他的眼睛斜睨着，顴頰上顯出幾條皺紋，這可見得他的話中有因了。

「沒有看見。有什麼緊要的事件麼？」

「真醜呢。」那個人扮着鬼臉說。「你們學校的名譽掃地了。你將要不敢公然走出來了！」他搔着鬢邊，恍然有悟的神氣，又說：「原來你還沒有看見，那麼我不該來多嘴……沒有什麼……再會了。」他顛顛頭，舉步自去。

叔雅摸不着頭腦，似乎有什麼東西在心頭衝動，而周身也不舒服起來。他被人驅遣着似地逕奔一家代售地方公報的店舖，摸出銅子來買他一份。又是很奇怪的，他覺着那店中人的眼光注定着他，而且有點譏笑的意思。他想那人一定知

道他就是名譽掃地的學校的校長了，禁不住臉上就熱烘烘起來，只得把報紙捲着，裝作沒事的樣子拿了就走；又彷彿聽得那人輕輕的一聲冷笑。

離開了那家店面，他匆忙地展開報紙來看。在第二張的一角，他看見那一則與學校有關的新聞了，是用五號字排的，不過佔五六行的地位，標題是「教員豔史」牠的全文如下：

「某學校教員華某，小有才華，翩翩自喜。不甘辜負芳時，慣作風流韻事。近與銀綫巷某姓女結歡愛之新緣，效鴛鴦之雙宿。拋絳帳於腦後，抱朱顏於懷中。在彼固志滿計得，特不知教育當局曾否有所風聞，且爲教育前途一置想也！」

叔雅看罷，心裏一陣難過，也不辨是驚是媿是憤；初不料還有這麼一樁不會覺察的可恥的事呢！兩年有餘的經營，無窮未來的希望，終身以之的興趣，幾個孩

子的教育，差不多完全付於破敗的船，已在大海洋中沈沒了。生趣既盡，祇餘悵惘；偷窺路上行人，彷彿全向他作鄙夷不屑的態度，於是更不敢擡起眼光來了。

這天他向夫人說起這件事情；並且說外間的風傳，固未必全屬可信，而現象越來越壞，前途很難設想，只有完全悲觀罷了。

他的夫人却笑着答他，不帶一點兒驚異與憂慮的樣子。她說：「事情倒確然可信呢。大約在一個月以前，李媽就從外邊聽得了消息，回來說學堂裏的華先生勾上了銀綫巷裏一家人家的小娘子，家裏娘子與他拌嘴，他就連家也不回了。這可見這件事知道的人很多，報紙上並非是亂載了。我因為你聽見了又要憂悶起來，所以你不提及時，我也不向你特地說起。」

「只有我一個蒙在鼓裏！」他悽然默歎。

「我常說你易於感動而缺少堅定的精神，現在又配得上這一句了，其實幹

一件事，那有不遇到一些困難挫折的？才感得一點不如意，就是完全悲觀，那就終於不會有什麼成功了。依我想來：學校的現象漸見不好，可以察出牠的病根來，慢慢地把牠醫好。學生是待學校教育的，並不是改變不來的東西，儘可想些方法讓他們換條路走。教員是教育學生的，倘若不勝任時，儘可辭退了另行延請，這麼一想，前途總有辦法，說什麼完全悲觀呢？

「我想想也只有這一著，」叔雅用趣味的眼光看着夫人的安定的臉，憤激的感情漸漸地淡薄了。

但是他從種種方面籌想了一回之後，覺得辭退這件事並非是不用顧慮的。他很清楚知道前任校長以前那位顧校長的遭遇。

大約在五六年前，不知爲了什麼，顧校長把陳先生辭退了。陳先生認識這地方各色的人，他看見了人隨便顛頭，或者應酬幾句話，人家也落得同他敷衍，一致

稱他「陳先生」。這時候他却藉此大顯神通了。他到不論什麼地方，尤其是茶館和酒店裏，總是拉住別人先問：「你知道麼，我被那個姓顧的辭退了？」

別人或者說知道，或者說不會知道，他便義憤滿腔的神情，慷慨地說：「這還成什麼樣子！人家的孩子，他簡直看得同小貓小狗一樣，全不放在心上；他只知道領薪水，收學費。這等糊塗作事，我是合不來的。他也同我合不來，——我們差不多住在兩個國度裏。——所以我把我辭退了。其實就是他不辭退我，我也要走了。」末後他便帶着暗示的聲調說：「像我這樣，合則留，不合則去，倒也沒有問題。只是有孩子交給他去教的，不知道他的實況却是這個樣子，那就糟不可言了！」

不到一個月的工夫，這個學校的腐敗竟成爲大衆共喻的事情了。他們當然沒有這等閒暇到學校裏去考查考查，但是他們儘多工夫來講起這件事情，而且材料越傳越多了。一個說：「裏邊的二年級生，連『戊』字也不識，只認牠是申酉戌

亥的『戌』字。」第二個說：「國文是校長教的，他自己就分不清楚這兩個字。」又一個說：「他要想佔錢，收了人家的書籍費，却發小字爛紙的講義。糊糊塗塗的油印，怎麼能分得清戌字與戌字的筆畫呢！」

像這樣衆口判定的罪狀差不多有幾十項之多。於是歡喜孩子的父親就把孩子領了回去，說：「與其被他誤事，不如在家裏溫習溫習，有機會再進別的學校罷。」別的父親想想不錯，也叫自己的孩子退了學。有些孩子看着同學退學，回去要求他們的父母說：「現在大家說我們這學校是壞學校，讀不好書的，好些同學都告退了，我也不高興去了。」

顧校長看看學生去了一半，心裏不免憂憤；外面的風聲自然會逐漸傳來；想要辯解，又沒有具體的方法。最難堪的，他一走出學校，就彷彿進了仇敵的國土，只看見些冷酸譏諷與鄙夷的目光，又往往聽見背後尖刺一般性質的一聲「嗤！什

麼校長！他受不住了，只得辭了職，離開這地方，回到自己的家鄉去。

接着顧校長的就是叔雅前任的校長，他是本地人。陳先生同時復了職，出去的學生大部分也回來了。

叔雅很明白這件事的經過與內裏，他想風波的起因往往是不及注意的地方，只待一發動，就不可收拾了。「假若陳先生把舊的把戲重演一遍呢……雖然我不是顧校長，但是總有點……」他自己也十分模糊，終於想不清有點什麼；然而總覺得辭退這辦法須得鄭重考慮，又況想要辭退的不止一個人。

相反的意念却也時時要攙出來佔一個地位，以為這是絕對不用猶豫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先辭退陳修華三個。他想：「許多學生的託付，何等重大，豈能讓他們喫了虧回去！而且，自己的孩子們總要有個好學校，（好學校不容易找呢）比較有把握的自然親手辦的學校，豈能隨隨便便地把牠弄糟了！倘若不會覺察，或

者已覺察而找不到病源，那也沒有法子。現在是覺察了，而且找到根本的病源了，如再因循下去，豈不是我一個人的錯失麼？良心指導着我，這種錯失是不該而且不願擔負的。」他又想着種種理想的計劃與實現了，這些理想的快適，不禁興奮起來；只可惜齊腿攔着一些荊棘，不便拔脚使前進。於是又極自然地想到這個答案上去，就是絕對不猶豫地斬去那些荊棘。

兩種意念誰也不能爭勝，一起一落，循環不歇，却把好些時光送去了。學校裏還是這樣散漫與懶惰，沒有一點振作的氣象。

直到現在，暑假期快到了，照例要發出各教員的繼任書。於是難題目來了：「寫是不能再延的了；對於那三個人，還是一例寫下去呢，還是不要致送，藉作一種表示呢？」他這樣遲疑時，思想又上了相反的兩種循環起伏的老路，所以提起筆來又放下，終於不成逕直寫下去。

這時候聽得門上有指頭彈擊的聲音，叔雅把這些印就的繼任書納入抽屜裏，隨說，「請進來。」

推門進來的卻是修先生，他有點侷促的樣子，囁嚅地說，「先生有事罷？不應該來驚擾先生。」他站住在門口，似乎就想退出去。

「沒有事，請在這裡坐一歇，」叔雅略微站起身子，一手指着書桌右邊的一個椅子。

修先生纔輕輕地把門關上，走到這椅子前，恭敬地坐了下來。停了一息，他婉轉地說，「本來也不來驚擾的，因為有一點關於功課的事務，是很重要的，必須同先生一商，纔敢來驚擾這一回。」

「哦，哦，」叔雅不說別的，心裏卻想，「居然是關於功課的事務？居然是很重要的？」這種疑念使他昏昏然起來，一時也料不出他將要說起些什麼；兩個眼珠

子不自主地注視着他那個帶點狡獪的露出上排黃色的牙齒的笑臉。

「理科教授非比別科。」修先生略微挺一挺胸說，「牠最需要實驗，最需要實地觀察；這樣，纔能使學生得到真確的知識。假若不去觀察，不去實驗，僅僅依據着書本來教來學，這種知識就等於齊東野語，一點不切實際，是沒有用處的。你先生也定然是這麼想的……」

「哦，哦，」叔雅顛着頭，一壁想，「說爛了的套語，做什麼特地來演述給我聽？」

「講到我們學校裏對於理科教授的設備，雖不能說不注意，但是實施起來，還時時有許多困難，教者的覺得寡趣固是小事，學生的不得實益卻是大事。所以要請先生加增一些設備；顯微鏡是不可少的，必須購備一架；捕蟲的網兒不夠分配，希望添製十個；所有的人體模型太簡單了，最好換一個細密點的；其餘隨後想起了再向先生說。我想就是這幾樣添置了來，下學期的理科教授已是耳目一新

了。」

「下學期？」叔雅覺得這三個字特別激刺，他捷速地想，「你已準備着教下去麼？我正想不寫給你這東西呢！」他的經驗又告訴他，佟先生這番說話，並非是中途振作的表示，不過偶爾想到，便搭足架子來陳說，藉以見他對於功課並不是漠不關心的罷了。那麼怎樣答復他呢？這真是個艱難的問題。

「先生以為怎樣？這一點事情可以辦到麼？」佟先生略微坐前，湊近一點，叔雅滿臉的恭順待命的神氣。

「下學期總可以商量，」叔雅纔一說出口，立刻感覺這個不大妥當，但是已經收不回来了。答應他總可商量，不就是表示下學期仍請他教理科麼？本來還是在猶豫之中，下一個決心，也許真個把他（學校的病菌）辭退了。現在是再不用什麼猶豫了，既已表示在先，總不能到後更改，只有與他繼續訂約罷了。他於是悔恨

自己沒有隨機肆應的才幹，又悔恨剛纔不該延納他進來，讓他開口……

修先生將要起立的樣子，轉緩地說，「承先生允許了，覺得十分快慰。先生有事，也不敢多所絮聒了。」他恭敬地行了禮，開門自去。

叔雅看那扇門重又關上，迷夢似地想，「被他戰勝了！」便從抽屜裏取出這些印就的繼任書，提起筆來，在第一張寫上修先生的名字。這寫的動作差不多受的下意識的指揮；他的心思卻浪花似地噴散開來，一陣接一陣，迅速且繚亂，無非是學校的腐敗，生趣的索然，孩子們的受不到好教育，前途的沒有一絲希望……

第二三張寫的是陳先生和華先生的名字；他頹喪地歎一口氣，便把其餘的也寫下去。

三柏院

許欽文

我曾在三柏院寄寓過足有二百天的時間，在那里也遇到從未遇過的事情，也受過許多強大的刺激。然我回憶到那里的時候，第一個復現的印象，總就是在那里做過同事的何先生。

三柏院是個長方形的院子。地面本還寬暢，因有三株瘦長的老柏樹直挺挺的在中間成行的豎着。彷彿把院子隔作兩半，成爲兩個狹長的小院子了。因爲牠們的阻當，我不會看見太陽把院子的地面全行照着。爲了牠們，院子裏實在少受了不少的陽光。然而晚間的月光照到這院子覺着更有意義，也是因爲有牠們；而能唱動聽的歌曲，做醒目的跳舞的小鳥們也就在牠們的枝子上施行其本能。可是在深夜往往怨恨到牠們，以爲如果沒有牠們，雖有風聲，何致這樣的悽慘，引

起人的愁思來。

何先生是個瘦而長的尖形臉。面色近似古銅，不過淡些。五官周正，只有兩條眉毛，說話說的起勁的時候兩旁的兩端老是向下窪着，中間的兩端卻向上提，變成八字的形狀。

在三柏院裏寄寓，我比何先生先進去。他進去的時候我適旅行在外。到了我回去，他看見了我就笑着對我說，「好了，有同伴了，咱們晚上可以談談了！」

晚上，我們都是在寓的時候多。添寓了人，卻沒有添置煤油燈；不知道是主人未曾想到，還是認爲無須添置？我是懶於提議，他大概也是這樣，過了一個多月，我們還都沒有向主人說到這一層。因爲要品燈光，我們只好共着桌子對坐着。

每天晚上都是這樣，除非回寓的太晚了，就坐以後，何先生總是先寫大字。他擎着手的撮着筆，看着烏紙白字的帖子，臨出寸半見方的字來。字寫在約尺半長、

尺一二寸寬的毛邊紙上襯在毛邊紙下面的是張畫上黑線格子的紅色的吃墨紙，原有的紅色早已只有近黑線的地方還可以看出些真相，其餘的部分差不多都已染成黑色了。寫好了一張，他就隨手團攏，放到字紙簍去。寫過大字，他就寫小字，也是看着烏紙白字的帖子，寫好以後，也就放進字紙簍去。寫過小字，何先生往往向我說，「可以息一息，談幾句罷，誰呀？許先生，咱們白天夠受累了，晚上總得稍微……！」

有一次，還在寫大字，何先生伸手去潤墨，他仰起頭來的時候，看見我釘着兩眼正在看他寫就的字。他就笑了笑，擎着筆說，「你看了生些什麼感想，誰呀？許先生！」

「我覺的你的字愈寫愈好了。」

「真的麼？」

「說什麼謊。」

可是誰呀？許先生，你知道我老是寫字的用意麼？天天寫字，有什麼意思；學了好字有什麼大用處；難道我還不知道，現在不應該專從寫字用功了。不過誰呀？許先生，就和你說說罷：我的寫字，並非想學好了有什麼大用處，也不管有意思沒意思，只是覺着如果不是這樣的做，有點難以過去。在先前，我有過這樣的一個時期，到外面去走走的時候覺着所見到聞到的，無非是悲景悲事。留在屋子裏呢，似乎快會悶死，坐也難受，站也難受的。後來我就臨着帖子的寫字，像現在一樣的。因為面前只有字了，雖然未能從這裡得到什麼快樂或是安慰，可是說不出的無端的難受也就暫且避免了。到了現在，卻覺着什麼消遣，什麼娛樂，都沒有像寫字的有意義了。」

何先生潤了潤墨，豎直筆竿，似乎又要動手寫字。然而筆竿隨即又打橫了，他

接續說，「誰呀？許先生，我說，你大概早已看出來了，白天，在辦公的時間裏，我最怕的是沒有活趕。唉，我實在不怕趕活，只怕活做完了，空思亂想又起來了！」

空思亂想些什麼，爲什麼這樣的害怕，何君雖不曾有過系統的報告，但從逐日談天裏，我已明白了大概了——

何先生的眷屬本已接在一處同寓着，他的夫人且已進了職業學校了。後來因爲他的夫人病了，過了好久還是不見全好。他的父母叫他把家眷送回家去，因爲經濟已很困難，他只好照辦的做了。他把眷屬送回家去以後，自己就搬到三柏院裏去住。渠們住過的房屋已住着另一份的眷屬，每到晚來，他不能看見自己的眷屬了，卻負了許多的債務。

也在晚上，這時何先生已寫過小字，我正在寫信，他沒有和我說話。我寫完了信，對面的桌上已攤滿了約一英寸大見方的紅紙，都寫着正楷的黑字。

「這做什麼？」我問何先生說。

「哈哈，你猜罷。」

「我猜不出。」

「給我的小孩子認字用的。」

「令郎麼？」

「不是女的。」

「令愛多大了？」

「今年纔六歲，倒還聰明，認過的字差不多都記得住的。」

何先生又把那方塊字一個一個的黏到一本小本子上，每行四個，排成「父母叔伯」「兄弟姊妹」和「牛羊犬馬」等句子。黏完以後，他指着那小本子和我說，「這種本子我從前已做過一本，日前舍間寫信來，說是搬回去的時候遺失了。」

媛媛，那小女孩，她認字喜歡由我教她，因為我給她次數唸的多，並且講給她聽。可是現在，連她的娘也不一定會教她了，在家裏事情總是很多的，恐怕沒有工夫呢！

這是陰歷十二月十四日的晚上，我在朋友家裏夜宴，回寓的較晚。跨進院子，就看見一叢一叢的變化無窮的柏樹枝葉的影子，充滿着地面，不絕的搖搖的移動着。也就聽到一種呀呀的聲音，是何先生在那里讀書。

「這樣晚了，何先生字都寫完了。」我吃驚的想，嘴裏卻這樣的問他道，「你今天字寫的不多麼？」

「是呀，我想應該讀書了。」

「爲什麼？」

「阿誰呀？許先生，我說，今天報紙上不是登着稅局招考的廣告麼？」

「你讀書是預備應考麼？」

「不，不，要是我有應考的資格，我自然一定去投考了；在這里長此下去，有什麼意思。咱們雖然不想謀什麼富貴，然而父母總該供養，妻子總得養育。我雖然國文還可以對付，然而英文連字母也寫不全，算術也只會頂初淺頂初淺的！」

「你不是也在小學校畢過業麼？」

「可是那時咱們鄉間的學校都不教英文，算術也很不行。」

暫時靜寂了一下，只能聽到院子裏颯颯颯颯的聲音。何先生蹙下着眉毛的
又說：

「在小學校畢業以後，我本想再進學校，只是因為祖父的阻止。他說，『洋文洋算有什麼用處，歸正總須讀國文。況且我年紀已經這樣大了，如果三孫遠離去上學，我不是更要冷靜了。』父親雖還讚成我的再進學校，但是只讓祖父作主，一

句話也不來說。現在祖父已經死去了，可是我再進學校已經來不及了，因為什麼基本也沒有。誰呀？許先生，像我的只認識國文，還能夠在現在的社會裏謀較好的事情麼？」

「也難說。不過你字固然寫的很好，國文也很靠得住，也夠用了。」

「可是我只好專從國文用些功，否則更要無用了。我只好專研究國文！」

過了一星期多點，也是晚上，何先生寫完了字，套上筆帽。摺攏烏紙白字的帖子，突然向我開口說，「誰呀？許先生，不是快要過年了？」

「是的，你生些什麼感想？」

「唉！誰呀？許先生，我往常過年總是回家的，今年有了這許多債務，看來難以回家了，我想不回家也該買點東西寄回去，讓家裏的人稍微高興高興，可是我現在連自己的零用也將脫空了。我近來每月都須預支薪水，會計先生一聽到我又

要預支，總就皺起眉頭，使的我自己覺着也夠難爲情了。我這月又不得不去預支，然而支得的也只夠作伙食零用——唉，不行，還得再寫字！」

於是何先生又把字帖展開，拔去筆帽……

兩天以後的傍晚，我先回到寓所，何先生隨即到來。跨進房門，他就興奮的大聲叫道：「誰呀，許先生，快來瞧罷！」

他把一個細長的紅紙包解開，脫去裹着的紅紙，就現出一支四寸多長金晃晃的蓮子頂的簪子。

「這東西，這是兩元八角，給內人的。那是五元半，」他說着用手指了指另一個較大的紙包，「是梨膏和一些參，給兩位老人家的。誰呀？許先生，你可知道我昨天向會計先生預支薪水的情形，多難爲情呀。其實錢是拿我自己的，早拿了，以後就沒有了，誰不願意有整塊的收入，只是沒法。唉，我這樣預支得的錢，今天竟差不

多全都化完了，日後的伙食正不知道怎樣維持呢！不過我卻因此覺着心裏舒服了。我雖然不能夠親身回家去，趕快把這些東西託人帶回去，總算我已經回去過了，渠們收到了總也高興的。只要渠們對我不是太失望了就好，我自己總得再行打算的！」

我聽完了何先生的話，似乎就看見我的年老的父親和母親，都現着失望的神氣，在我的面前了；還有八妹和其餘的人，也都釘着眼睛的看我！

當天晚上，何先生不會寫字，也不讀書，只是娓娓的和我講話：

「誰呀？許先生，我說，你以為女子的脚是小的好。還是大的好？」

「我以為各有好處。」

「我說，誰呀？許先生，我以為女子的脚是大的好，不過我喜歡內人的脚是小的；內人的脚卻確實是小的。尊夫人的呢？」

「是大的。」

「女子的脚的確是大的好，我說，誰呀？許先生，不過我覺着內人的小的也很好。」

.....

我們談了又談，何先生愈談愈起勁了。我也無心看書或者做別的事情了。月光漸漸的照上紙窗，把下面的窗簾的花紋映到近窗的地板上，細細的，靜靜的。上面的紙窗上也映滿了院中柏樹枝葉的陰影，也是細細的，可是不絕的一搖一擺的動着，彷彿有許多生物正在窗外掙扎着偷看我們的樣子。

這一天何先生睡倒以後不久就不做聲了，院中清清楚楚的颯颯颯颯的聲音似乎全不聽見了。

第二天早晨，我還在洗臉，何先生走來和我說，「誰呀？許先生，我說，昨天晚上

我做了個很奇怪的夢，這樣的夢我從來不曾做過呢！」

「怎樣的，講給我聽罷？」

「好，等你洗好了臉。」

「就說罷，我快好了。」

「是這樣的，不知道怎麼一來，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我站在一座高高的土堆上，看見一個年青的女子，蹦蹦的迎面走來，似乎很是窈窕，我覺的她很好看。她漸漸的走近我了，頭上金晃晃的東西也看的清楚是簪子了，只是她老俯着頭，認不清她的臉。我很注意的看她，後來終於給我認清，她原來是——哈哈，不說了。」

「快說罷，原來是誰，怎麼可以不說呢？」

「哈哈，就和你說罷，原來就是內人！」

一四，二，一九二四。

老李的慘史

徐志摩

他有文才嗎；不，他做文課學那平淮西碑的怪調子，又寫的怪字，看了都叫人頭痛。可是他的見解的確是不尋常？也就只一個怪字；他七十二天不剃髮，不刮鬚子；大冷天人家穿皮褂穿棉襖，他禿着頭，單布褲子，頂多穿一件夾袍，他倒寶貝他那又黃又焦的牙齒，他可以不用擦臉，可是擦牙漱口彷彿是他的情人，半天也捨不了，每天清早，擾我們好夢的是他那大排場的漱口，半夜裏攪我們不睡的又是他那大排場的刷牙；你見過他的算草本子沒有，那纔好玩，代數，幾何，全是一行行直寫的，倒虧他自己看得清楚！總而言之，一個字，老李就是怪，怪就是老李。

這是老李同班的在背後討論他的話，但是老李在班裏雖則沒有多大的磁

力，雖則很少人真的愛他，他可不是讓人招厭的人，他有他的品格，在班裏很高的品格，他雖是怪，他可沒有斑點，每天他在自修室的廊下獨自低着頭伸着一個手指走來走去的時候，在他心版上隱隱現現的不是巷口錫箔店裏穿藍竹布衫的，不是什麼黃金台或是吊金龜，也不是湖上的風光，男女，名利，遊戲，風雅，全不是他的份，在他的靈魂裏沒有根，沒有種子。他整天整夜在想的，就是兩件事：算學是一件，還有一件是個道德問題——怎樣的叫人不卑鄙有廉恥。他看來從校長起一直到聽差，同學不必說，全是不夠上流，全是少有廉恥。有時他要是下輸了棋，他愛下的圍棋，他就可以不喫飯不睡覺的想，想倘然他在那角上早應了一子，他的對手就沒有辦法，再不然他只要顧自己的活，也就不至於整條的大魚讓人家囫圇的吞去……他愛下圍棋，也愛想圍棋，他說想圍棋是值得的，因為圍棋有與數學互相發明的妙處，所以有時他怨自己下不好棋，他就打開了一章溫德華斯的小

代數，兩個手指頂住了太陽穴，細細的研究了。

老李一翻開算學書，就是個活現的瘋子，不信你去看他那書桌子，原來學堂裏的用具全是一等的劣貨，總是庶務攢錢，那里還經得起他那很勁的拍，應天響的拍，拍得滿屋子自修的，都轉過身子來對着他笑，他可不在乎，他不是罵算學教員胡鬧教錯了，就說溫德華斯的方程式根本有疑問，他自己發明的強的多，簡便的多，並且中國人做算學直寫也成了，他看過李壬叔的算學書全是直寫的，他看得頂合式，爲什麼做學問這樣高尙的事情都要學外洋，總是奴從的根性改不了！拍的又是一下桌子！

有一次他在演說會裏報名演說，他登臺的時候（那天他碰巧把鬍子刮淨了，倒反而看不慣）大家使勁的拍巴掌歡迎他，他把右手的點人指放在桌子邊，他那雙離魂病似的眼睛，釘着他自己的指頭看，儘看，像是大考時看來帶似的，

他說話了。我最不願意的，我最不贊成的，我最反對的，是——是拍巴掌。一陣更響亮的拍巴掌！他又說話了。兄弟今天要講的是算學與品行的關係。又是打雷似的巴掌，坐在後背的叫好兒都有。他的眼睛還是釘住在他自己的一個指頭上。我以為品行……一頓。我以為算學——又一頓。他的新修的鬚邊，青皮裏泛出紅花來了。他又勉強講了幾句，但是除了算學與品行兩個字，誰都聽不清他說的是什麼，他自己都不滿意，單看他那眉眼的表情，就明白。最後一陣霹靂似的掌聲，夾着笑聲，他走下了講臺。向後面那扇門裏出去了。散了會以後人家見他還是亞里斯多德似的，獨自在走廊上散步。

二

老李現在做他本鄉的高小學堂校長了。在東陽縣的李家村裏，一個中學校的畢業生不是常有的事；老李那年得了優等文憑，他人還不會回家，一張紅紙黑

字的報單，上面寫着貴府某某大少爺畢業省立第一中學優等第幾名等等，早已高高的貼在他們李家的祠堂裏，他上首那張捷報，紅紙已經變成黃紙，黑字已經變成白字，年分還依稀認得出，不是嘉慶八年便是六年。李家村茶店酒店裏的客人，就有了閒談的資料，一班人都懂得不得中學堂，更懂得不得優等卒業，有幾位看報識時務的，就在那里打比喻講解。高等小學卒業比如從前的進學，秀才。中學卒業算是貢生，優等就算是優貢。老李現在就有這樣的身分了。看他不出，從小不很開口說話，性子又執拗，他的祖老人家常說單怕這孩子養不大，誰知他的筆下倒來得，又肯用功，將來他要是進了高等學堂再一畢業，那就算是中了舉了！常言說的人不可以貌相不是這一羣人大都是老李的自族，他的祖輩有，父輩也有，子輩有，孫輩也有，甚至叫他太公的都有。這一年的秋祭，李家族人聚會的時候，族長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們公堂裏有一份祭產，原定是歸有功名的人收的，早出了缺，好

幾年沒有人承當，現在老李已經有了中學文憑，這筆進款是否應該歸他的讓大
家公議公議，當場也沒有人反對，就算是默認了。老李考了一個優等，到手一份祭
產，也不能算是不公平，老李的母親是個寡婦，聽說兒子有了榮耀，還有進益，當然
是雙分的歡喜。

老李回家來不到幾天，東陽縣的知事就派人來把他請進城去。這是老李第
一次見官，他還是禿着頭，穿着他的大布褂子，也不加馬褂，老李一輩子從沒有做
過馬褂，就有一件黑羽紗的校服，領口和兩肘已經爛破了，所以他爽性不穿。縣知
事倒是很客氣，把他自己的大轎打了來接他，老李想不坐，可是也沒有話推托，只
得很不自在的鑽進了轎門，三名壯健的轎夫，不到一個鐘頭就把老李擡進了知
事的內宅。『官？』老李一路在想，『官也不定全是壞的。官有時候也有用，像現在
這樣世界，盜賊，姦淫，沒有廉恥的世界，只要做官的人不貪不枉，做個好榜樣也就

好得多不是，曾文正的原才裏講得頂透闢。但是循吏還不如酷吏，循吏只會享太平，現在時代就要酷吏，像漢朝那幾個鐵心辣手的酷吏，纔對勁兒。看那邊不又是打架，那可憐的老頭兒，頭皮也讓扎破了。這兒又是一羣人圍着賭錢。青天白日，當街賭錢。壞人只配惡對付。殺頭，絞，凌遲，都不應該廢的，像我們這樣民風強悍的地方，更不能廢，一廢壞人更沒有忌憚。更沒有天地了。真要有酷吏纔好。今天縣知事請我不知道爲什麼。他信上說有要事面商，他怎麼會知道我……」

下午老李還是坐了知事大老爺的轎子回鄉。他初次見官的成績很不壞，想不到他到那樣的開通，那樣的直爽，那樣的想認真辦事。他要我幫忙——辦開民高小？我做校長？他說話到真是誠懇。孟甫叔父怎麼能辦教育？他自己就沒有受什麼教育。還有他的品格！抽大煙，外遇，侵吞學費；哼，不要說公民資格，人格都沒有，怎麼配當校長？怎麼配教育青年子弟？難怪地方上看不起新開的學堂。應該趕走，應

該趕跑。可是我來接他的手？我幹不幹？我不是預定考大學預科將來專修算學的嗎？要是留在地方上辦事，知事說的爲『桑梓幫忙』我的學問也就完事了。我媽倒是最願意我留在鄉裏，也不怪她，她上了年紀，又沒有女兒，常受隣房的嘔氣，氣得肝胃脾肺腎輪流的作怪，我要是一出遠門，她不是更沒有主意，早晚要有什麼病痛，叫她靠誰去？知事也這麼說，這話到是情真。況且到北京去念書，要幾千里路的路費，大學不比中學，北京不是杭州，用費一定大得多，我那兒有錢使——就算考取了也還是難，爽性不去也罷。可是做校長？校長得兼教修身每星期訓詞——這都不相干，做一校之長，頂要緊就是品格，校長的品格，就是學堂的品格。我主張三育並重，德育，智育，體育——德育尤其要緊，管理要從嚴，常言說的棒頭上出孝子，好學生也不是天生的，認真來做一點社會事業也好，教育是萬事的根本，知事說的不錯，我們金華這樣的賭風，淫風，械鬥，搶劫，都爲的羣衆不明白事理，沒有相

當的教育，教育，小學教育，尤其是根本，我不來辦難道還是讓孟甫叔父一般糊塗蟲去假公濟私不成，知事說的當仁不讓……

三

『娘的話果然不錯，』老李又在想心思，一天下午他在學校操場的後背林子裏獨自散步，『娘的話果然不錯，』世道人心真是萬分的險巇。娘說孟甫叔父混號叫做笑面老虎，不是好惹的，果然有他的把戲。整天的喫毒藥，整天的想打人家的主意。真可笑，他把教育事業當作飯碗，知事把他撤了換我，他只當是我成心搶了他的飯碗——我不去問他要前任的清賬，已經是他的便宜，他倒反而唆使猛三那大傻子來跟我搗亂。怎麼，那份祭產不歸念書的，倒歸當兵的；一個連長就會比中學校的卒業生體面，真是笑話。幸虧知事明白，沒有聽信他們的胡說，還是把這份收入判給我。我到也不在乎這三四十擔粗米，碰到年成壞，也許穀子都收不

到，就是我媽到不肯放手，她話也不錯，既是我們的名分，爲什麼要讓人強搶去？孟甫叔父的說話真凶，真是笑裏藏刀，句句話有尖刺兒的，他背後一定咒我，一定很勁的毀謗我。猛三那大傻子，纔上他的臭當，隔着省分奔回來替我爭這份祭產，他準是一個大草包，他那樣子一看就是個強盜，他是在廣東當連長的，殺人放火本來是他正當的職業，怪不得他開口就想罵，動手就想打，我是不來和他們一般見識，把一百多的小學生管好已夠我的忙，誰還有閒工夫吵架？可是猛三他那傻，想了真叫人要笑，跑了幾千里地，祭產沒有爭着，自己倒賠了路費，聽說他昨天又動身回廣東去了。他自己家庭的骯髒，他倒滿不知道，街坊誰不在他的背後笑呵——真是可憐，蠢奴才，他就配當兵殺人，那位孟甫老先生還是喫他的烏煙，我不知道他還有什麼好主意！

四

知事來了！知事來了！

操場上發生了慘劇，一大羣人圍着。

知事下了轎，挨進了人圈子。踏爛的草地上橫躺着兩具血污的屍體。一具斜側着，胸口流着一大堆的濃血，右手裏還擎着一柄半尺長鏢亮的尖刀，上面沾着梅花瓣似的血點子，死人的臉上，也是一塊塊的血斑，他原來生相粗惡，如今看的更可怕了。他是猛三。老李在他的旁邊躺着，仰着天，他的情形看的更可慘，太陽穴，下頰，腦壳，兩肩，手背，下腹，全是尖刀的窟窿，有的傷處，血已經瘀住了，有的鮮紅還在直淌，他睜着一雙大眼，口也大開着，像是受致命傷以前還在喊救命似的，他旁邊伏着一個五六十歲的婦人，拉住他一隻石灰色的手，在哽咽的痛哭。

知事問事了。

猛三分明是自殺的，他刺死了老李以後就把刀尖望他自己的心窩裏一斃

完事。有好幾個學生也全看見的，現在他們都到知事跟前來做見證了。他們說今天一早七點半早操班，校長李先生站在那株白果樹底下督操，我們正在行深呼吸，忽然聽見李先生大叫救命，他向着這一頭直奔，他頭上已經冒着血，背後凶手他手裏拿着這把明晃晃的刀（他們轉身望猛三的屍體一指）很命的追，李先生也慌了，他沒有望我們排隊那兒逃，否則王先生手裏有指揮刀也許還可以救他的命，他走不到幾十步，就被那凶手一把揪住了，那凶手真凶，一刀一刀的直刺，一直把李先生刺倒，李先生倒地的時候，我們還聽見他大聲的嚷救命，可是又有誰去救他呢，不要說我們，連王先生也嚇呆了，本來要救，也來不及，那凶手把李先生弄死了，自己也就對準胸膛裁了一刀，他也完了。他幾時進來，我們也不知道，他始終沒有開一聲口……

知事說夠了夠了，他就叫他帶來的伴作去檢猛三的身上。猛三夾襖的口袋

裏有幾塊錢，一張撕過的船票，廣東招商局的一張相面先生的廣告單，一個字紙團。知事把那字紙團打開看了，那是一封信。那猛三不就是四個月前和老李爭祭產的那個連長嗎？老李的母親揩乾了眼淚，走過來說，正是他，那是孟甫叔父怪嫌老李搶了他的校長，故意唆使他來搗亂的。我也聽是這麼說，知事說。孟甫真不應該，他把手裏的字條揚了一揚，恐怕眼前的一場流血，也少不了他的分兒。猛三的妻子是上月死的嗎？是的。她爲什麼死的？她爲什麼死的！知事難道不明白，街坊上這一時沸沸揚揚的，還不是李猛三家小的話柄，真是話柄！

猛三那糊塗蟲，纔是糊塗蟲，自己在外省當兵打仗，家裏的門戶到沒有關緊，也不避街坊的眼，朝朝晚晚，儘是她的發潑，吵得雞犬不寧的。果然，自作自受，太陽掛在頭頂，世界上也不能沒有報應……好，就到種德堂去買生皮硝喫。一喫就鬧血海發暈，請大夫也太遲了，白送了一條命，不怪自己，又怪誰去！

知事說冤有頭，債有主，這兩條新鮮的性命，死得真冤，老李更可惜，好不容易一鄉上有他一個正直的人，又叫人給毀了，真太冤了！眼看這一百多的學生，又變了失奶的孩子，又有誰能比老李那樣熱心，勤勞，又有誰能比他那高尚的品格？孟甫真不應該，他那暗箭傷人，想了真叫人痛恨，也有猛三那傻子，聽他說什麼就信什麼，叫他趕回來爭祭產，他就回來爭祭產，告他老李逼死了他的妻子，叫他回來報仇，也沒有說明白爲的是什麼，他就趕了回來，也不問個紅黑是非，船一到埠，天亮就趕來和老李拼命，見面也沒有話說，動手就行凶，殺了人自己也抹脖子，現在死沒有對證，叫辦公事的又有什麼主意。

五

老李沒有娶親，沒有子息；沒有弟兄，也沒有姊妹；他就有一個娘，一個年老多病的娘。他讓人扎了十幾個大窟窿，扎死了。他娘滾在鮮血堆裏痛哭，他回頭他家

裏狹小的客間裏，設了靈座，早晚也就只他的娘哭他，現在他的骨頭已經埋在泥裏，一年裏有一次兩次燒紙錠給他的——也就只他的老娘。

討債

潘垂統

滿佈遙空的雪片，像梅林裏萎謝的梅花般飛舞着。隔天晚前，大地上一件件很可清楚的可以分別出來的東西——高大的房子，低小的茅舍，脫葉的樹枝，鮮綠的菜——都被那鵝絨似的大雪蓋住或埋葬了。這時候，除了一個赤足破衣面貌憔悴向安東村進行的少年外，大地上全罩着潔白清淨可愛的東西。村外野田間，看不到一個苦作的農人。

梅翁家的大門口，也沒有被門役呵斥的乞丐站立着嗷嗷不休。天天可以聽到的獨輪車軋軋的摩擦聲，今天也靜寂了。祇有那個憔悴的少年，瑟瑟縮縮，在雪天地之中，向前不住的行走。他底後面，跟着一個個陷入雪裏一條蜿蜒的足跡。

庸安斜撐着一把破碎的油紙傘，駝屈着背脊，向安東村走去。括面的西北風，常常要把他底油紙傘吹到後面去，但他緊緊地握着，僅僅搖了一搖；有時一陣格外銳利快速的風把油紙傘的竹骨子吹得要折斷了，他連忙順着風勢把身子旋了一個轉身，仍舊很勇猛的前進，但已着了滿身的雪片，不到一分鐘，這雪片也就溶化了。風底大聲的呼號，庸安似乎不曾聽到；滿天密密層層大塊的雪片，他也好像不會去留意；兩脚在雪面向前踏下去的時候，他也不顧慮到下面有沒有危險，是否平坦的大道。

他底簡單的思想，祇在一件事上分做兩面斟酌着：『我還是直說出來要他償還呢？還是訴說幾句苦况，故意向他借呢？可是都有些不妥當。要他償還，恐怕他歪着道理，擎着威勢，不肯承認，或者惱怒了他老爺底皮氣，向他借。他自然可以有不答應的主權，那是更沒有希望了。』他這樣的思想，把寒氣也打退了。他繼續着

又想『誰不知道甲午年梅某到北京去應試的時候，借我們家的錢？現在我們窮到這步田地，他老人家弄了許多錢來享樂，鄉人們哪一個不拿我父親當初借錢給他的事做平時談話的資料。就是八九歲的兒童和那不識時務的婦女，差不多也都聽熟了而當做故事談。現在我父親雖死了，他老人家怎能不承認呢？』庸安一壁走，一壁很得勝似的感謝他底妻子，假如沒有他底妻子提醒他這件事，今年可真的不能夠過去了。豫康米店裏底賒米洋，已積欠到五元八角；咸亨當裏底一條棉被和二件破棉襖，快過期了，倘這三件東西，不能贖出來，豈不是今年要活活的凍死麼？八月裏向心堅借的六塊錢，催得像要命一般。他底憂慮，使他恐慌起來。繼而又很樂觀的想：『個個人都說梅翁近來做些慈善事業，規定月初月半兩天佈施每個乞丐一文錢。窮苦的人死了，沒有人收殮，他還捨一口三分板的棺材。』他覺得他這樣冒雪的勇氣，大概不至失敗罷！忽然他又疑惑起來，要是梅翁真的

有了慈悲心，怎麼把我們這筆債不償還呢？隔了一會，他又自慰的猜度着：他老人家一定把這些事忘掉了？或者他還不知道我庸安窮到這樣？在懦弱者底心裏，忽而恐懼，忽而勇敢，忽而失望，忽而勝利。最後因希望底熱烈，使他前進得更勇猛了。

圍着高牆的冬青樹上面，好像開滿了繡球花，每一陣風來，就謝落幾朵。庸安順着冬青樹底排列，轉了幾個灣，繞到他懷着熱烈的希望要到的目的地。他止步在大門外，把破油紙傘抖了抖收攏，握着傘底頭部，用傘底柄抵拄地面，把一雙草鞋脫掉。他底兩隻腳，現出可怕的黑紫的顏色，但他自己似乎不覺得。他在寒風飛雪之下，鎮靜了一回，纔畏畏縮縮的跨進大門底石門檻。

『做什麼，你是誰？』一個穿袍褂坐在門內左邊矮桌旁的門役立起來攔阻着問。

『我有點事，要見見梅翁老爺。』庸安說。

『你是誰，什麼事，告訴我。』門役做出高傲的神氣。

『我要同梅翁老爺說幾句話。』庸安侷促起來。

『沒有這回事。』老爺今天同太太奶奶們在暖閣裏賞雪，此刻正在猜拳行令，興致勃勃的喝酒。就是別的時候，什麼事，也祇要告訴我，知道可了。』門役仍坐落在矮桌旁。

『這件事，須得同梅翁老爺親自說纔行。』庸安忽地裏打了一個寒噤，冷得渾身發疼，覺到攔阻他進去的人，身上穿着袍褂，就問道：『你是誰？』

『這樣的大雪，不容易遇着的。今天一早，老爺就吩咐預備酒菜賞雪，此刻已上暖閣去了。你要同老爺親自談談，隔天再來罷。橫豎那時你也得先告訴我知道，否則老爺也不輕易見你的。』門役說着，做出不耐煩的樣子。

庸安底身子，瑟瑟地顫個不住。這時候，他額上繡紋裏面底思想，雖然簡單，但已走入反抗上面去了：『冒着這樣的大雪過來，不算什麼，可是年節近了，不能再拖延幾天。假如大雪接連幾天不止，可怎麼好呢？我同伊身上要穿的兩件破棉襖，還在咸亨當裏。嘴裏要吃的飯，還在別人底米袋裏，除了今天的一枝救命針外，再也不想不出別的方法了。』他心裏又恨又急，想自己直衝進去，看了看大門裏面東西北三面，都用赭黃色的板壁攔阻着，沒有路可以進去。

『如果事情不十分要緊，我也不冒着這樣的大雪來了，請你導我進去，見梅翁老爺。』庸安帶着忿怒的請求。

門役右手拿着一本封神傳，擎在眼睛面前，左手提着一個黃銅腳爐，夾在兩腿中間，前後用綿袍子覆住，胸部靠在矮桌，沿着他自己的書，不理睬庸安的話，庸安氣得沒法，要發作而又不敢。看到別人底袍褂腳爐，忽然想到自己身上

的破碎薄衣，就覺得冷不能熬，於是瑟瑟縮縮地很厲害的顫抖起來。隔了一會，他忽大聲說道：

『我是錢庸安我底父親就是錢嘉林，你可知道麼？你可去告訴梅翁老爺知道。』

門役慢慢地將那小冊子放下，兩眼注視庸安底身上，他極力的思想，想不出在什麼地方常常聽到這兩個名字。前幾天，四姨奶奶底丫頭，彷彿也在說這兩個名字。他立起來對庸安說：

『你在這里坐一坐，我就進去一回。』門役說了，就把左旁赭黃色的板壁上底一扇小門推開走了進去。

庸安底身子，斜倚在那張矮桌沿上，兩手交叉着抱住自己底胸脯，低着頭，又在思想着：我怎麼樣見他——指梅翁——呢？到底怎樣對他說呢？要是他不承認

或不答應，我又應該怎麼樣呢……

『老爺說，知道了，你不必見他，請你先回去罷。』過了幾分鐘，門役出來說。

庸安呆了一會，回去不是，不回去又不是。隔了一會，他又前前後後的想了一想，心裏一酸，幾乎淘出淚來，但看了看門役，又熬住了。忽地裏肚子內咕嚕嚕的一聲，他纔覺得很餓了。他走到大門口，把他進來時放在門口的一雙草鞋拿起來，可是已凍得鐵一般的僵硬，不能穿在腳上了。

滿佈遙空的雪片，像梅林裏萎謝的梅花般飛舞着。半句鐘前，在雪地上庸安踐踏過的痕跡，一個個都仍被那繼續落下的雪填平了。這時候，除了一個赤足薄衣面貌憔悴從安東村回到林西村去的少年外，大地上全罩着潔白清淨可愛的東西。

四姨說：『我從來不知道雪有這樣的美！今天我們在這四面望得見的三層樓上看雪，樹枝上底雪，竹葉上底雪，茅屋上底雪，瓦屋上底雪，巖石上底雪，冰凍上底雪，野田間底雪，一切枯萎的植物底雪，上上下下，高高低低，凹凹凸凸，想起我們平時立在花廳裏贊歎庭院裏的雪的美，豈不是要笑死那時的眼孔真似豆一般大。我常聽老爺說，一個人底學問，一大半要靠着遊歷名山大川，多見多聞，這幾句話的意思，我今天更加明白了。』四姨說了這一大篇的話後，把一塊白心紅邊的手帕覆在白銅手爐上，不停的移動着。

梅翁莊嚴的詰問四姨說：『現在你以爲自己底眼孔大到怎樣了？我想我們若在一座幾千尺的高山上看雪，更不知可以得到多少美景呢？』他微微地一笑。大家一齊笑着說：『好好，那是一定更有趣哩！』四姨勉強地辯護了一句：『可是我們做不到。』

大姨說：『這樣的冷天，我們還高高興興的到這高樓上來賞雪，可以算是不辜負了這大雪。』

二姨說：『天地間千奇百怪的現象，都滅跡了。現在大地上祇見一片乾淨潔白的顏色，高空中彌彌漫漫白茫茫的，不見一隻橫空的飛鳥。』

三姨說：『去年第一次下雪的時候，我立在花廳裏底窗口看着，小小的一片潔白的雪，落在地面，不到三四秒鐘，就溶化了，被泥土沾污了。第二片，第三片，第四五六……片，也溶化了，被泥土沾污了。接連着成千成萬的落下來，不一句鐘工夫，把一個形形色色的庭院，遮蔽得一絲不漏。那時我真看呆了。昨天聽少爺講起羣衆底勢力，純潔的最後成功，今天底雪，倒可做一個絕好的譬喻。』

『什麼羣衆底勢力？什麼最後的成功？龍兒近來不知在念什麼書了？』梅翁底神氣有點嚴厲了。

大家靜寂了一會，火盆裏底火，不停的爆發着。

老太太看見衆人不說話了，伊開口說：『上帝底能力，有這樣大，可是還差一些兒。要是這個雪可以當做白飯用，可以當做白粉吃，可以當做白布棉絮穿，那窮苦的人，至少也不至說要餓死凍死了。』

梅翁更加不高興起來。大家知道這些話，觸動了老爺底慈悲心，都不做聲。

『寶兒，你把玻璃窗上底水蒸氣揩些掉，或者竟把那南面的一扇小窗開一開，』經過了一會的沉寂，四姨背靠着圈椅說。『呀，這真是一幅好圖畫喲，你們來看。』四姨帶着有賞識風景的神氣說，伊正從椅子上立起來走向那開着的窗前。大家都立起來走到伊所立的窗前，跟着伊所指的方向望去，看見一個赤足的人，駝着腰背，戴着一柄破油紙傘，在冰天雪地裏行走。那個人底一件又破又溼

的衣角，在雪花中飛舞。

四姨又重覆說：『這豈不是一幅好圖畫麼？有這一個人點綴雪景！』
『冷風緊得很，快些閉了窗，我們下樓去休息休息。』梅翁也在注視一會說，
大家都下了樓，寶兒叫了幾個媽媽上來收拾杯碟和吃剩的酒菜。

懵懂

孫夢雷

朝霧剛被晨風吹散。街上許多忙碌的工人，多一意的向前走去。在街上，這時所發現的，只有勞動家，挑着食物擔的小販，提着籃子去買菜的廚役，背着傢伙或徒步着的工人。有的剛睡醒了起來，臉也沒洗，就上工去；有的一路走一路伸着懶腰；有的擦着眼睛；臉上多帶着些隔夜色。一半很快的雄糾糾的向前走，一半懶洋洋的微慢的運動他們的腳。

在街的轉角，有一擔杏仁茶擔；一旁放着些油條燒餅之類。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在洗人家吃過杏仁茶的碗，因熟練而洗得很快。他臉上有一個很大的油或是火燒壞的癍痕；一臉的油膩，頭髮也很紛亂，衣服穿得極破髒。在他身旁，走來了一個工人。穿一身很新潔的青短褲褂，短衫上墜着一條線製的表鍊，梳着一頭

光滑的分頭。『杏兒茶，來一碗！』工人這樣說。

賣杏仁茶的擡起頭來道：『阿三欠的帳，今天得還了罷。』他擡着杏仁茶說。『一個小錢多沒有！』阿三拍了拍衣袋，說着接過了杏仁茶。『癡二，小胡同裏的小四，也娶了一個老婆了！』他隨手揀了一條油條放進嘴裏去。

賣杏仁茶的放下了抹布，站立定了道：『這有什麼希奇，天下每個男子，本來多得娶個妻。——應該有個妻！』他正經的對阿三：『好夥計，你好好的存儲幾個錢，將來我替你說一個。——阿三，正經說，你年紀也不小了，別再糊塗了……』

『你又來取笑。』阿三又揀了一個燒餅說。

『誰取笑來？』賣杏仁茶的板着臉說：『你看你的同伴，有了家室的有多少了？』

阿三吃完了，嘻皮笑臉的道：『天不早了，要去上工了……癡二，記上帳罷。』

『不賒了，一共欠十二吊二百錢。』賣杏仁茶的捉住了阿三的衣服說。

『明兒（明天）給。』阿三哀求似的說。

『嚇嚇！』賣杏仁茶的放了阿三，無法的笑了一聲。『明兒還有一個明兒，明兒總有一個明兒的。咳！買雪花膏送姘頭，就有錢了。』

阿三道：『屁！誰說來明兒也不給錢你。』

賣杏仁茶的看阿三走遠了，看看往來的行人少起來，就挑起了杏仁茶擔，走得很快的回他的家去。

癡二——賣杏仁茶的將杏仁茶擔挑到家裏。阿大——他的一個七歲大的孩子，跑上來撲住了他道：『爸爸，今天賣買好？』

『好！』癡二樂着放下了擔子，就抱起他心愛的阿大；於是五歲大的阿二也來了。『爸爸，我吃一碗茶底。』他抱住了他父親的腳。

『寶貝！』癡二對阿二說：『媽呢？』他放下了阿大，盛了兩碗杏仁茶底，揀了兩個燒餅給他們。

『媽買米去了。』阿二接了茶餅這樣說。

兩個孩子擎着碗，坐在簷下石上喝着，咬着燒餅。癡二盛了一筒煙，燃着了，坐在阿大們旁邊吸着看。他愈看他的孩子愈加覺得快樂，終於他樂了；雖是兩個骯髒不漂亮的孩子，但由癡二看來，他們倆是世界上所少有的好玩、聰敏、美麗的一對。當他接他們兩人的空碗，每人吻了吻，並且笑——從心上吐出自然的笑了幾聲。

門口的脚步聲，是癡二的妻走進來了。『你又給他們杏仁茶和燒餅吃了！』她對癡二說：『他們倆剛吃過小米粥。你心愛他們，歡喜他們，不是這樣歡喜法的。你一天能賺多少錢？給他們油條燒餅吃，我想你賺的錢，還不夠給他們吃的呢。』

喝？

『剩下來的，給他們吃了就完啦。』癡二對他妻微笑着說。『還有些，你喝不

『我不喝。』他妻搖頭說着走進房去。『阿大，領着兄弟好好在院子裏玩。』

癡二跟着他妻到房裏，躺在牀上，對着他妻只是樂。

『樂什麼？瘋了不成！』他妻說着也就笑了。但她逼住了，板起臉來道：『今天賣多少錢？』

『賣多少錢？』癡二將衣袋裏二十來個銅子拿了出來道：『拿去，只賣這些錢，其餘多是賒帳。』

『哼……』癡二的妻，收了錢說：『還賒帳，將來多是收不回來的！』

『我要問你！』癡二坐了起來說：『你昨天說今天沒錢開火了，但買米又那裏來的錢？』

『沒心肝的！』他妻指着他說：『我娘家帶來的箱底錢，多快用完了。我不和你廢話，我是要做飯了。』

在窗外的泥地，有一只白爐，和些做飯的傢伙；癡二的妻，就將菜提到窗外，煮上了水，揀起菜來。

『哈哈……』癡二一人躺在牀上得意的摘着他短短的鬚鬚在笑。『這就是有妻的好處！她能安慰我，在悶煩、寂寞的時候，她又能規勸我。——而且還有兩個活潑可愛的孩子，我一見他們小小紅白的臉兒，雖是在極煩惱的時候，多可以使我的心發出甜蜜快樂的波紋。——家庭的快樂……』他又轉念想道：『我想這種樂趣，阿三們是永遠享不着的！——但是，不倘是他娶了妻，或者也能享到了。則好說，現在罷……他們只知荒唐，圖些肉體的快樂，我想他們精神是時常苦痛的……』

他這樣甜蜜自得的想，愈想愈覺得有樂趣；這樣的半天，他妻已將飯做好。他吃了飯，安適的睡了一覺。他醒時，天已有五六點了，而他的妻，已將杏仁茶做好。『時候不早了，工廠也該放工了，早些去罷！』他妻這樣的說。

『是了！』癩二答着，擦了擦睡眼，挑着杏仁茶擔，很輕快的走到他每日停擔的老處所去。

許多工人，成羣結隊的從工廠出來，歸家去。他們經過了半天勞苦的工作，大多都是很餓的了。因此，有許多的工人，聚到小飯鋪和雜食擔。有些就走到癩二擔旁，喝杏仁茶和吃燒餅。而阿三，也擠在人家中湧到杏仁茶擔旁。

一個燒餅只夠他們三口，他們因為吃這種東西，是很不經濟的，各人只吃了些點點飢；只有阿三，是儘量的吃。因為他身上連一個銅子多沒有，他想吃癩二的東西，是可以賒的；除他燒餅，今天還沒有東西吃呢。不一忽，癩二的貨物也快完了，

人都都散了，阿三吃完了擦了擦嘴道：『加上二吊。』他說着就走。

『回來，阿三，』癩二叫。

『什麼事？』阿三遲疑的問。

『不是問你要錢！』癩二說：『明天給錢，就明天。你到工廠，總歸要走過我這裏的，跑不了我的手。』

『那末什麼事？』阿三走回來說。

『我上半天和你說的怎樣？我勸你，記着，是好話，有空到我家裏坐坐去。』癩二親熱的說。『實在我因為同你是多年的老相交。』

『是了！』阿三回頭就走，走遠了，回頭看着癩二道：『廁所房的佛爺，假正經。』

『嚇嚇！』

阿三在歸道上，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來。『毛二不是約我今天賭錢去麼？』

還有老錢的絲襪，今天也是一定要的了。』於是他躊躇了。他慢慢的走着深思：『去不去呢？』他站住了，呆呆的看着遠處。『沒有錢，去什麼？』他咬着嘴唇說：『一定不去了！我想老錢也是沒有良心的，我這幾天不去，或者他已變了心了。至於賭錢，更是送錢；雖說解些無聊，但輸了更加些煩惱。』他決然的蹙了一腳，眉目一縐道：『什麼地方都不去了！』於是他走得很快的回家去。

他和他二個同伴住在一間房子裏，一間黑暗骯髒的屋子。溼而滑的泥土上，放着三塊板，這是他們的牀。每一張牀上只有一條破爛的被，牀下有幾只木箱。一張三只脚的桌子，靠在牆上，沒倚的椅子，有兩張。當阿三回來時，他的同伴多已出去了。他走進了屋，四圍看了看，就坐在自己牀上；從衣袋裏取出了一支煙，燃着吸。而寂寞，煩悶，充滿了他的心。

『咳……』他長長的嘆了口氣。躺在牀上。不一忽，他又站了起來，低着頭滿

屋的走。『無聊……這間屋子陰仔仔地，好像是死人之室。』他這樣想。實在，一些聲音多聽不見，他在這間屋子裏，冷濕的空氣，刺進了他的心骨。這間屋子好像世界以外的，好似地中心的。於是他不耐煩了，他像鍋中的蟹，怎樣心急的在屋中旋轉。『與其這樣悶在死室裏，還不如出外尋點快樂，就是把生命做代價。——不，忍耐着。』他又轉念的想。

但終於他將忍耐不住了，他將衣袋裏的表拿了出來。——一只銀表，這是他唯一的寶貴的飾品。他時常以此自豪於他的同伴，在工人集會或小茶館裏，他時常不斷的拿出他唯一的表來看時候。『這只表，最少也得質三塊錢。——買一塊錢的襪子，給老錢，二塊錢做做賭本。——但是……』他注目着表想：『可憐，我捨不得同他分離啊！——一定的，人家見我沒帶表在身上，多要嘲笑我了。……他躊躇了半天。』質了再說，反正樂一刻是一刻！』他想到這裏，關上了門走出去。

他走上了大街，大街是照舊的熱鬧；而質店的招牌，更加自豪的高高地掛着。店裏胖白的朝奉，多用兩只小手，支着紅白的圓臉，伏在櫃上；兩只尖利的眼，看着外面，等他的顧客。

牠將表細細的看了看，又躊躇了半天，方才走進質店；將表無精打採的給了朝奉。

『當多少？』朝奉看了看表的機器。

『五元。』阿三注目着朝奉的臉答。

『不成！』朝奉將表還給阿三：『二元錢多一大不要。』他說着，對阿三很不注意的，和他同伴說笑去了。

『二元就寫二元！』阿三把表放在櫃上說。

『銀表一只，不帶鍊，半新，兩元……』朝奉唱着，將表包起，拿了兩塊錢和一

張票給阿三。

阿三將票藏在最靠身的衣袋裏，將銀元放在外邊的衣袋裏。銀元在衣袋裏相碰着發生一種極好聽的聲音，他就很高興快步的走向毛二家裏去。

一間同樣的髒而溼的屋子，五六個工人擠住了一張破方桌，在賭錢，各人將他們汗血換來的金錢，一注注擲下去押在桌上。一支顫跳的燭，光亮的照耀着。

『阿三來了。』在阿三走進來時衆人說。

『押啊！管什麼阿三阿四。』莊家說。

『二吊錢天門！』一個工人，大聲的說。他是輸了，手上的青筋，一條條的漲起，臉也紅了，額上的汗，米粒大的從毛孔裏溢出。

『兩毛上門！』阿三也押上一注說。他雖沒有許多錢，但他總想做出有錢的樣子，不肯少押，恐怕人家嘲笑他。

莊家是贏的。『多押好了沒有？』他很高興的說。『我要投色子了！』他說着將色子投到桌上。色子是四點。『四落底，自拿二，天得底。上門末第二。』他很自然的唱着歌，自己拿了第二付牌。將牌上的點子，仔細的看了看。他在將看時，提心吊膽的，在看了之後，就覺得放下了心。很自得。

坐在檯面上的人，多忠誠的慢慢看他的牌。站在後面的人，多心急的想知道對他有關係的牌的點數。

『八點！』輸錢的工人，——坐在天門的，擲下牌高聲得意的說。

『九點！』上門叫。『我們一定贏了。』阿三說。

『六點！』下門嘆息的聲音。

這時大家多注目莊家手裏的牌了。他們好似許外鴉看着櫥內的一塊鮮肉。莊家微微一笑，『天方八！』他說着將牌用力的擲在桌上，隨即將下門和天

門的錢收了，配錢給上門。

坐在天門的輸錢者，喪氣的站了起來，垂着他紅紅的臉，吐了口氣道：『你們來罷，我錢都輸完了！』他升了個懶腰，無聲無臭的走了出去。

阿三收進了贏的兩毛錢，就坐在輸錢者的位置下。

許多人賭，只一忽的時候，每人的臉色，時常變更；樂的不一刻變成苦，苦的不一刻也能變做樂。他們受着錢的主使，變更他們的臉色。

在半小時以後，先前坐在天門的輸錢者，又來了。『輸乾了回家！』他這樣的說着，從衣袋裏拿出來了八九吊錢，仍舊的押去，但押第一次，兩吊錢，又是輸，『只有六吊錢了，押上了完事！』他嘴真顫抖的說着，用力的將錢擲在桌上。不幸啊！拿出牌來，只兩點，又輸了。『咳！』他自己將自己的手打了一下道：『好不利市的手——半月的工錢，又去了！』他拿出支煙來，狂吸着，自恨而且悔過。但這是時常有

的事，他輸一次就悔喪一次，以至於他自己立誓不賭，但不過是暫時的，過了幾天，有錢而在煩悶到極點時，又心心念念的想去輸了。

阿三的錢也快輸完了，莊家這天大贏。贏到足滿時，將牌一和道：『天晚了，我要回去了。』他說完，將錢袋起，高興的對衆人點了點頭走將出去。

衆輸家相視呆立了半天，多長嘆的回各人的家去。『老周，你輸多少？』阿三對最輸，輸了半月工錢的那個工人說。

『半月工錢……』老周一字一句的說：『你呢？』

『還好。』阿三勉強自騙的說：『不算什麼，只輸兩塊錢。』

『明天見吧！』老周彎了彎腰說着就走。

『明天見！』阿三答禮說。他走到洋貨店買了一雙絲襪，到他相好老錢那里去。

一條狹小的胡同，在左角，深進去一個小門，就是老錢的家。阿三在黑暗中，這時街上的行人，已沒有什麼，只剩些微明的星，懸列在空中。阿三七高八低跑到錢家，輕聲的擊起門來。

『誰啊……』一個婦人細小輕浮的聲音。

『我——快開門來！』阿三輕急的答。

『這時又來了！』婦人細聲的說着來開了門。

他們兩人關上了門，一同走進屋裏去。

『爲什麼好幾天不來？』老錢說——一個二十來歲的私娼。

『實在是沒有工夫。』阿三說着將絲襪慎重的給老錢。

『我不過是說得玩的，你當起真來了。』老錢接了絲襪，微笑的說，她似乎有些樂意，不似先前的冷淡了。

阿三摟了她道，時候不早了，我們睡罷。

一層層灰黑色的幕，罩上了世界。

自然揭起了黑色的幕，祇餘些灰色的斑紋。阿三因要上工去，一早只得也就勉強的起來。臉也不洗，跑到街上，喝了兩碗小米茶，吃了幾個燒餅，就急急忙忙的上工去。他因為夜中的荒淫，以致全身多覺得懶懶的，頭也覺得比平時重了些。他又走到杏仁茶擔旁了。

癡二遠遠的看見阿三無精神地走來，這時天已不早了。他想：『這小子又有毛病。』他就高聲的問道：『阿三，你昨晚又住在老錢那里了罷？』

阿三不做聲的走到擔前。

癡二看見阿三身上表也沒掛，就問道：『表呢？——當了！』

『沒有當，修理去了。』阿三說。

『騙誰來！』癡二說，『廢話少談，拿錢來！』

『一個錢沒有。』阿三哀求的說：『明天再——』

癡二笑了。『我早知道還有一個明天。』他很正經地忠告：『我是替你說好話，錢二那里少去，她真不是一個好東西，只要誰有錢，她就愛誰。——』

『不見得吧？』阿三躊躇的說：『她昨夜說她還要嫁我呢。』

『哈哈……』癡二大笑的說：『你真是一個癡孩子，她不這樣灌米湯，她那里來飯吃？這種私娼，碰着誰多是這樣說的。並且老錢是私娼中最不好的。我勸你還是少去好！』

『是了！』阿三答應一聲走向工廠去。

『咳……』癡二看見阿三走遠了說：『這孩子是好不了了！一天比一天荒唐吃着嫖賭，一齊來。可巧有碰上了老錢——無恥的私娼！他說她要嫁他，倒是一

對呢。』癡二嚕嚕嚕的說着。挑了杏仁茶擔。回家享他獨有的家庭幸福去。

從癡二的宣傳，以至他——阿三的同伴多知道了老錢要嫁他的這件事。但大家聽見了這種消息，多搖頭嘆息道：『墮落的一對……倘是他們成了夫妻，這種的墮落的行爲，是永遠的洗不去，而同時也是永遠的不改悔——我們希望這件事不成功，或者老錢嫁一個好些的丈夫，阿三娶一個好些的妻，那末或者他們因有人管束而改悔他們以前的行爲啊。』

在老錢第一次對阿三說她要嫁他時，實在不過是他的口頭語。但在那天晚上，她一夜都沒睡着。她自己着實與自己商量了一夜。她的身體是惡濁的，而她的心時常是清明。她想：『我的年紀也不小了，父母，兄弟，姊妹，是一個都沒有。私娼固然是極惡濁的生活，但也出於無奈！我終想得着一個終身伴侶。但是，好些的男人，多因爲我是私娼而不要我。壞些的男人呢，我又覺得有些靠不住。阿三雖是一個

荒唐的，但他總算有一定的職業，倘是我嫁了他，規勸規勸他，他或者也能改悔。……他這樣反反覆覆的默想了半夜，她決絕的想：『倘是有嫁人的機會，自然是嫁人好！並且阿三現在雖是荒唐，但我看他，到也是一個有為的少年工人。——倘是阿三要我，我一定嫁他！』她想到這里，心上很覺快樂，好似在黑暗弄裏走，忽然看見了一星燈火；於是他也就沈沈的睡去。

在那夜，阿三同樣的睡在牀上思想：『老錢嫁我是很好的。她雖淫蕩，但也出於無奈；嫁了我，或者也就能改悔。——我又無父母，又無兄弟，我自己還是早早的想法。雖然同伴這樣的嘲笑我，但嘲笑由他嘲笑，我們只要好好的不再荒唐就是了。並且我的荒唐，也是出於無奈，我在煩悶，無聊，寂寞到極點時，也沒有一個親近些的人來安慰我，我只得自尋些一時的樂趣自解罷了！將來她嫁了我，或者也能安慰我。……我一定娶她！』他這樣想，他好似在久行的海程而在迷路中，得着

了陸地。也就很寬心的沉沉睡去。

第二天，阿三下了工，就有幾個同伴拉了他去吃酒。但他一心的要到老錢那裏去，只吃了幾杯，就騙衆人說要去大便，就一直跑到老錢處。

現在老錢對於阿三，雖又加了一層愛感和希望。但伊對於他，不似先前的輕狂了。『你今天又喝了酒罷？』她見面就問阿三。

『是的。不多。』阿三坐在老錢身旁說。

『酒總以少喝爲妙，非但費錢，又傷身體；以後少喝，知道不知道？』老錢親熱的對阿三說。

『知道。』阿三答。他從來沒有聽見過老錢的規勸，今天老錢這樣的規勸他，他覺得比平時特別的溫柔而且多愛感。

『你一定能够嫁我……』阿三躊躇了一刻說。

「我一定能嫁你，倘是改悔你以前的一切——不賭錢，不喝酒，不荒唐，並且要勤勉的做工。」老錢遲疑的說。她很自恥，因為她的心雖這樣的清白，但沒有表現出來給大家知道；她也是一個墮落的，而要教導人家；這種話，是人人不信任的。她接着決斷的對阿三道：「我也立誓改我以前的淫蕩行爲——但是你……」她嗚咽了。「……要知道，我……以……前也是無奈啊……」這種話，她從來沒有對人說訴過，這是第一次。她好像經歷萬難的孤兒，尋着了母親；在未說話以前，心一酸，淚珠已經開始的拋下了。

「我知道啊……我的苦處，正和你一樣。」阿三替她擦着淚說：「我也能立誓以後不荒唐了。」

「我們最好早些就結婚。因爲——」老錢擦乾了淚說。

「對的！」阿三答：「但是我們總得請兩個媒人。」

『那是一定！』老錢說：『在你同伴中，請兩個就得了。』

『對啊！』阿三站起來說：『我和癩二商量去。他說完就走。』

他跑到癩二那里，剛巧癩二在門口。

『我有一件事要請求你，』阿三對癩二說。

『借錢，是不是，』癩二笑着說：『沒有。』

『不是——』阿三答。

『那末什麼呢？』癩二說着想。

阿三紅着臉道：『想請您做個媒人。』

『好好……這種事我最愛管。』癩二拍着手說：『但是，是誰家的姑娘？』

阿三遲疑的答道：『就是老錢。』

癩二立刻吐了吐舌尖，搖手道：『我不作這個孽……人家說：做媒人是好事。』

像這種媒，做了是作孽。你想，各人荒唐各人的不穀，還要姘成一塊荒唐阿彌陀佛！你另請高明罷……但是我勸你老錢那里，還是少去的好——」

阿三紅着臉道：『那末失陪了。』他別了癡二，又去請求別個同伴，但別個同伴，也多不肖。而所說的，也多同癡二一樣。於是他只得失望的回到老錢那里去，將這事說了一遍。

『這倒沒有什麼關係。』老錢說：『只要我們兩人自己願意，媒人倒也不在乎此。——』

『對啊！』阿三答。

於是他們就這樣簡單的結婚了。

結婚後，他們也很相安。老錢不似先前的淫蕩了，她每日也到絲廠裏去做工。阿三也不似先前的荒唐了，他每日，做完了工，什麼地方都不去，就回家，和老錢談

論談論。他們在煩悶時，也就能互相安慰，不至於發生意外了。

兩年後，他們也有了一個肥白可愛的孩子，他們已經組織一個小小美滿的家庭！

他們的同伴，現在對於他們是很信任的了，他們——他的同伴們，多互相議論道：『這真奇怪！或者也許是天緣，兩個荒唐人碰在一起，倒都改悔了。並且他們組織的家庭，比別人的更美滿！』

但是，這是很合理而且平常的事啊！

愛與憎

蘭 燭 生

在這里有些白紙，且讓我把海虹君的日記介紹點來：

這幾天無論怎麼都不能免去痛苦——尤其受苦的是心煩意亂，連苦的困路也找不來。

我想那些英國人總是這樣的，看不起中國的學者；尤其是穿着中國式大衣，而用中國文講學的人。況且是東西人的習慣不同，我們又不敢相信在我們心中所覺着的，便是他們的心理！

我不敢聽見那些大學生高興而尖利的噪音和重足踏在地板的聲響。今日早上因一時的感情——再也不能忍下去——便移出校來；這個舉動，在我不過

想避免些痛苦罷了，但在教務長陳某的臉上看來，彷彿我有些利用和私見。——不便於向他解釋，只好讓他那樣想着吧！——其實我並沒接我愛的雲影那里的來信！

十一，四，十五夜。

一連幾夜失眠，我認爲是我的危險；——並不是念着雲影，只是一個連一個的黑暗而且恐怖的想像來打擊。——我頭暈眼昏的，走動起來只是跌倒……

爲免去痛苦起見，特在山道上走了一趟。清爽的細風迎面吹來，小鳥飛着鳴着，太陽已經走過東山了。在海上看見這樣清天是很少的；一月總有二十九天在下雨。這一天遊人很多，都是很高興的走着。

不過我有點嫌惡那些快活強健的女郎們！我想着一個美人決不會是那樣的。

晚間渴一般的念着她，便寫一首詩給她。

這使我血管都漲開了！——這位陳先生顯然是有點惡意。當一個教授用校中一個桌子。還要在心上刮了些感謝嗎？——這是昨天在文科教室前，他遇着我，特意告我：「我給 Hommen 說好了，另給你定做個特別好的書桌子！」我現出不樂受的神氣說：「謝謝你的好意！」激起來的嗎？他今晚來這信片，實在有些惡意。

十一，四，十九晚。

今晨得到雲影的來信和病後的像片，讀了幾遍，放在衣袋裏；在校裏，在街上，見着一切女人便自覺着驕傲。

晚間和同住的老牧師葛先生談話，中間他有段有力的言語；大意是：有形跡，便是有限的會變滅的……

人必須將愛情寄在神上，方沒有失愛的悲哀。

我不當信他的主張。

——十六晚。

老實說，這也許是我自家心中不好的現象。連日和陳某聚餐，我簡直不能相容！——我想離開他，愈遠愈好！——

我覺得他一舉一動都有惡意，使我厭煩不堪。我若有手槍在手裏，我不打死他，便打死我自己。

我不願和他同世界！

後來我的血都聚集在頭上發紅熱，我才決定離開他們了。「宥恕我；——我心中有點太不好了！」這却是我的肺腑話。

十一，四，二二。

今天大約是六月二十五日了，我已經離開那充滿自由空氣和花香的地方三日了。

一所低而被鐵版砌着，僅有小碗那樣大一個小窗子的統艙中，滿裝着一動也不動的殘廢和窮困的人。一盞銀灰色的電燈，不分白晝和黑夜亮着。那煙氣和炭素比牛糞氣味還要濃厚，什麼也看不見，只沈寂寂聽得機器房裏的音響。可以說這是一層地獄！——上帝懲罰這些罪人——我的呼吸壓迫着，我心急……

「要是失火了，或是沈船了，他們一定要將這個小天窗蓋上呢？」——一個老兵這樣說。

一個老婆婆插口問：

「那是爲什麼呢？——既然運了我到海上，不是一定要將我運過去的嗎？」那老兵接着說：「爲什麼！——恐怕我們拖累着有錢的濶人——那救命圈，

——你沒見，（當我們走進這洞的時候掛在上邊的檻上，）那全是爲潤人預備的……」

「你看你也是一個人，你那狗命還不值一片麵包！」

那老婆現着慚愧的神氣，不哼了；我心中十分受了感傷；其實我爲什麼要來在這個洞裏呢？那英國人已經體貼我的意思，將陳先生趕去了。那里有我自由呼吸的新鮮的空氣……

我的呼吸更是不舒展了，——我不知我一分鐘接續下去的命運……

——一次記——

唉我心裏太不好了！我當如何的感謝他！——便是那位使我惡到極點的陳先生。——

當我第一次覺得那溫潤而且清爽的海風吹到我額上的時候，我還在夢中，

——聽着海波的聲音……坐在山石上——他讓我喝口清水，用水巾給我拭了臉，我才醒覺這是頭等艙位；有案，有藤牀，有可以見海波和日光的窗子，伴着我的就是那位陳先生。

呵，我當如何的感謝他！——

據說：我是想爬出統艙，而半途倒在天窗口邊的。我混身出汗，我已是死的了；已經被水手們拉到檻邊，預備用足蹬下海去了。

他恰在那里遊散，我被他認爲朋友……

我很難以爲情；我懺悔，我實在是一個罪人……

他以爲我受了暑氣的，用冷劑將我從死亡中救回來——他叫我找了我所帶的一切東西，讓我同他住在一處……據說：這是六月二十九日了；明日便上故鄉的岸……

現在他還說：「在校時和我接觸太少……不會深談……」我相信他實在沒有惡意，並且還有十分厚意於我；可惜……唉！我怎對他得起！

汽笛呼呼，故鄉已經看見了……這時我更從新想起雲影——我爲她犧牲，我不能愛她！

二十九日下午。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The School Master" and Other Storie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小說月報叢刊）
 校、長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小說月報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87

90000